

V
K102.52
C42

文章正宗卷第十三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

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之慮下或曰時益

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

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

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

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

受其亂莫上或無人字亂或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

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

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

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

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

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雜說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

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

谷雲亦靈恠矣哉氣下或有而字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

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

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欺異哉其所憑依者

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綱下方無之字
理亂或作亂否

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

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

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

紀綱或作綱紀

夏殷周之衰也諸侯

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

焉耳

作或作借

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

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

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

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

天扶與之

諸本或無天字扶或作持。今按此句未詳疑有誤字。

易曰視履考

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恠哉然吾觀於

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

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

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

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

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

可謂之人邪

貌或作面貌上或有其字禽下方無獸字邪作也方云列子包犧女媧神農夏

后氏蛇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人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而有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

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恠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

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

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

間不以千里稱也或無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

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

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

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且欲或無且字且或作而。今按且字恐當在等字下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

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

不知馬也

獲麟解一首

方云李本云元和七年麟見東川疑公因此而作然李翔嘗書

此文以贈陸修修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間作也。今按此文有激而託意之

詞非必為元和獲麟而作也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

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

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

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

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

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

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

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
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
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
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
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或無字皇甫湜
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方無字愈曰然律曰二名
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
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蔭之

類是也蔭與丘同音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

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

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

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

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

名哲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周之時有騏期漢

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

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方云董彥遠曰騏期以姓死考

魏人以武帝諱謂杜度公誤用也然漢諱武帝名徹

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或出此

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

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或無下又諱二字方云顏

氏家訓曰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脩公言

蓋有自也○今按公言或與顏氏偶同未必用其語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濟

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

以諭為近代宗廟諱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以機為近代宗廟諱

也言語或作立言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

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

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

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

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

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

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李翱平賦書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

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

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

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

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

爲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爲政者莫大於
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
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
饑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
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
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
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
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人皆知重
歛之爲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也
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

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
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
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
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歛則人樂其生
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
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
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
而去之其可得邪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
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
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

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
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
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
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
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
期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
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
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間六尺謂之步

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步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六寸二分五釐

也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

古者步百為畝與此時不同從俗之數則易行

也二畝為古之田三畝也

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

古者畝三為夫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一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步為一里也方一里之田九夫夫頃異名也

方里之

田五百有四十畝

畝百為頃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

方一里為田九頃茲時方一里為田五頃四十畝為古之田十六頃有二十畝也

十里之

田五萬有四千畝

五百四十頃也為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頃也

百里之

州五十有四億畝

五萬四千頃也為古之田一十六萬二千頃也

千里

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

五百四十萬頃也為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萬頃也

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

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

古者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農夫

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
事畢然後理私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
二十畝為閭井屋室茲時里既加大一畝之田為
古之田三畝十畝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校其多
少亦相若矣 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

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則遂溝
瀆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
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
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搏其中斬長綴短而
量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
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
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

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畝遂溝瀆丘墓鄉井
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
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畝率十取
粟一石為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
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
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
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
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
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
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

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
大途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
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
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
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
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
匹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
客以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
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
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困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

十舍其一于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
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
困使勿偷饑歲并人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
公困與之而勸之蠶以湏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
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以
內于公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
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
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
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羸
老者得其實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廢疾

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國馬說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鬣血流于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

顧如不知也旣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立而慄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馬徃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鼻口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

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柳宗元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

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九伯誅萑

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

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
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
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
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
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
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
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
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
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
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
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
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
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
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
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
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
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
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
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

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覈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

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

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
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
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
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
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
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
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
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
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
也勢也

按此篇間架宏闊辨論雄俊真可爲作文之法然其理則有未然者故致堂胡氏曰封建

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
欲之私也而世儒乃有以柳宗元之論爲不可易者
豈其然乎洪水既平禹別九州弼成五服自甸至荒
周五千里衆建諸侯又設師長以總維之是堯舜禹
共爲此法以公天下而宗元以爲不得已之勢誤矣
誠知上古諸侯已爲民害非聖人之意不得已而存
之則洪水懷襄民無所定當時侯伯必不能自有其
國也以堯舜禹三聖人不能因此更立制度乃反畫
壤裂土修明五服之法一何其智之不及歟宗元又
曰自天子至里胥其德在人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
聖人意也勢也夫爲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
仁之至義之盡不以爲聖人之意而歸之勢可乎下
堂而迎觀者夷王過也豈觀者挽而下之乎不能定
魯嗣宣王過也豈魯侯自亂長幼之序乎使周德未
衰誰敢問其鼎使周不伐鄭誰敢射其有使周常守
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得盛彊生不掉之患夫周之
所以敗也譬猶木拔本水塞源外諸侯之比王室所
謂枝葉流委耳論成敗而不循其本源猶治心疾而
歸於手足之辟矣亦未矣宗元又曰秦之亡天下有
叛人而無叛吏陳吳劉項之起所向攻城以數十計

無一為秦死守者安謂無叛吏也宗元又以封建為失制而非失政秦失政而非失制是未悟制即政政即制也又言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是未嘗考之孟子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不朝者如是它可推矣烏在其不敢變也漢不制侯王遏其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而夷之此漢之失表盜固常言之文帝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盛朝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五伯雖大猶攘夷狄以尊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講乃摘取襄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則者而欲廢天下之獲也宗元又曰殷資三千諸侯以黜夏周資八百諸侯以翦商故不得而易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求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白秦始是蔽于理之言也謂三代聖王以封建自私自是伯夷而為盜跖之事也謂秦以封建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天下乃安彼繼世者上果賢乎下

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食采地以盡其封雖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止於天下夫天子而聖明則諸侯必循法度不敢用非其人上固多賢也有鄉舉有里選有賢能之貢有奏言之試敢問堯舜三王之時遺材不用而詩書譏之者誰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秦之季如漢晉隋唐之末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沉於民伍雖守宰徧天下將何救於此夫為君如堯舜湯武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侵凌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輿利均天地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疾民之兼井而自為兼井僥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胡氏之論皆足以破柳子之失故附焉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穀輶以異趙衰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

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
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
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
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
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
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
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
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
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
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
史佚成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
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孳蹠癘
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
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求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
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
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兒若甚慙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

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父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

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後散文間有杜牧者謂長慶以來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

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故作罪言其辭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

山東美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

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三故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

人益脆弱唯山東彰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不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男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雖於上谷成於鄣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以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四鵲吐蕃然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驛齊魯梁蔡波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裹拓表以表撐粟混頃回轉顛倒橫邪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

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暇不樂自卑亢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鄆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逆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茲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間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不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

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卑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趙滄頌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歐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歐自戰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尸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九三收趙食盡且下郝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又有戰論曰歌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鉞鈍含弘混貸生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爲宿

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藩城數百角奔爲寇伺吾人顛頽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覓恬逸以爲後世子孫皆脅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偃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街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豢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開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各爲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賀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修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遙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效者往往而是運遭茅武前英後傑久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鉅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

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
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將見爲盜
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
之哉牧之論可謂深達時務然自治必始於人主之
身而牧一不之及獨以法令制度爲先且既不能自
治矣又安能取魏乎故自治之外無復他策牧乃以
○猶有中策非也
○以上論事

右先漢以後儒者論說之辭皆平居著述問對

議論九

左氏論秦伯用孟明

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

王官郊晉地

晉

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

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

舉人之周也

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

與人之壹也

壹無二心

孟明

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

能舉善也

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

詩曰予以采芣于沼于汴于

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詩國風言沼汴之繁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

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

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

天子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美武王能遺其子孫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秦伯以三良為殉

文六年秦伯任好卒

杜氏曰任好秦穆公名

以子車氏之三子

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子車秦大夫氏也

皆秦之良也

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

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

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云邦

國殄瘁

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

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

因土地風

俗為立聲教之法

分之采物

旌旗衣服各有分制

著之話言

話善也為作善言遺

戒為之律度

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

陳之藝極

藝準也極中也

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

引之表儀

引道也表儀猶威儀

予之法制告之

訓典

訓典先王之書

教之防利

防惡與利

委之常秩

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

道之以禮則使母失其土且眾隸賴之而後即命

即就

也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

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不能復征討東

方諸侯為霸主

莒恃陋不備

成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

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杜氏曰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

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

亦惡庚申莒潰八月十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

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

都無備也夫夾辰十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

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

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亡於

他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

多夫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杜氏曰爲明年莒潰傳

祁奚能舉善

襄三年祁奚請老杜氏曰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

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祁午

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

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

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諂媚也偏屬也正義曰設令他人稱其讎則諂以求媚也

立其子則心在親比也舉其偏則情相阿黨也今祁奚以其人實善故舉薦之人見彼善知奚不諂不比

不黨也諂者阿順曲從以求彼意故以諂爲媚媚愛也言爲諂以求愛也偏者半廂之名故傳多云東偏

西偏軍師屬已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莒子以偏師陷是偏爲廂屬之名也商書曰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

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

其祁奚之謂矣解狐

得舉

未得位故曰得舉

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

成

一官軍尉物事也正義曰尉佐同掌一事故為建一官也三事成者成其得舉得位得官也官位一

也變文相辟耳

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

范宣子讓

襄十三年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

杜氏曰為將命軍帥必蒐而命之所

以與眾共

使士勾將中軍辭曰伯游長

伯游荀偃

昔臣習於知

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

七年韓厥老知瑩代將中軍士勾佐之勾今將讓故謂爾

時之舉不以已賢事見九年

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

代荀瑩

士勾佐

之

位如故

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

以武位卑故不

聽更命

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

趙武將上軍

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

韓起佐之

位如故

欒黶將下

軍魏絳佐之

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

新軍無帥

將佐皆遷晉

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

也

得慎舉之禮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

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刑法也

一人刑善百姓

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其是之謂乎

周書呂刑也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

周之興也其詩

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

言

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

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

能者在下立則貴尚而讓

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

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

人

加陵也君子在位者

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

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

是

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

爭自謂之昏德國善也

家之敝恒必由之

傳言晉之所以興

駟顓殺鄧析

定九年鄭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杜氏曰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

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

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

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

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筆

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詩邶風也錄竿旄詩者取其

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

故用其道不

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詩召南也召伯

決訟於蔽芾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

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

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傳言子然嗣大叔為政鄭

所以衰弱

邾黑肱來奔

昭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

也杜氏曰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

也肱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

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

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回正心也不為

義疚疚病也見義則為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

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作而不義

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邾庶其在襄

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

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此二物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

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盜若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

艱難其身艱難為以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

名勇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若竊邑叛君以

徼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盡力為之不顧

於見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

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忘記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

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辨辭婉而旨別上之人能使昭明

能上之人謂在位者君子貴之論或左氏所稱君子曰者意必當時賢者之

君子貴之論或左氏所稱君子曰者意必當時賢者之

子下齊諸侯上亢天子名分大壞射王中肩之變胎

於是矣不此之責而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鄭伯入

許以其地歸于我夫以諸侯而專征罪一也專威國
罪二也專以地與人罪三也不此之議而曰不貪其
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是非悖謬若是者不
一獨此數條其論頗正且反復成章故取焉

公羊論初獻六羽

隱五年初獻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持羽而舞

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何氏曰僭齊也

下倣上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佾者列也八人為列八八六十

四人法諸公六六人為列六六三諸侯四四人為列四四十六

八風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

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大國謂百里也小國稱伯子男小國謂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相助也天子之相

則何以三據經但有祭公周公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

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

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以絀陟為本故舉絀陟以所主者言之始僭諸公昉於此

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

天子不可言也

隱公不書葬

隱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何以不書葬據莊

公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何氏曰為相公所弑弑則何以不書

葬據桓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

道春秋通例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與文武異

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

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

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公薨何

以不地据莊公薨于路寢不忍言也

孔父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夫孔父何氏曰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及者何以公夫

仲子微不得及君上下大夫言累也累累從君而弑及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累也死齊人語也弑

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伯叔仲惠有則此何以書賢也

牧荀息無累者乎伯叔仲惠有則此何以書賢也

何賢乎孔父据叔仲惠伯不賢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以綱字見

先君其義形於色柰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

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大夫稱家父者

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

而救之皆死焉趨走也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

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已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

思之故常用不免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

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

桓公救衛

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

何氏曰据内城不月故問之

城衛

曷為不言城衛

据無遷文以言城故當言城衛

滅也孰滅之蓋狄滅

之

以上有狄入衛

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

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

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

据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

不待之又不得獨書齊實諸侯也

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

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

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

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後齊師救邢諸侯城緣陵放此不悉錄

荀息不食言

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

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

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

也何賢乎荀息

何氏曰据與孔父同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不食

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

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

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

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傳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

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傳教之驪姬者國色也

其顏色一國之

選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

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

信矣

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

荀息對曰使死者

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為奚

齊卓子來動已故答之云爾

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

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

長謂重耳

如之何願與子慮之

荀息曰君嘗訊臣矣

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

臣對曰

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

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

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起時莫不肯死鄉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

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

毛伯來求金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

以不稱使

何氏曰据南季稱使

當喪未君也

時王新有三年喪

踰年矣

何以謂之未君

据崩在八年踰年當即位

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

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

之踰年即位也

俱繼體其禮不得異

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

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

各信恩於其下

踰年稱公矣

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

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

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

臣之心

不可曠年無君

故踰年

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

忍當也

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諒

聞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毛伯來求

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

王何與稱王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

無求曰是子也雖名為三年稱子者其實非唯繼父之位繼文王之體守

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引文王

始受命制法度

世室壞

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何氏曰公世室

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魯公周公周公稱大廟

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少差異其下者此魯公之廟

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魯公

之君故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始封也封魯公以為

周公也語在周公故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始受封

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父曰生以養周

公生以魯國死以為周公主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為

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然

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

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據為周公者謂生以養周公死

得供養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

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

○按此魯祭周公何以爲牲說可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異也周公用白牡殷壯

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魯公用駢

駢駢駢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

于尊魯祭周公何以爲盛異也周公盛盛者新穀魯公燾

燾者冒也故羣公廩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上以新也

差世室屋壞何以書譏爾久不脩也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

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

晉納接菑不克

文十有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納者何入

辭也其言弗克納何何氏曰據言于邾婁與納頓大

其弗克納也克勝也鄭伯以勝爲惡此弗勝故爲大何大乎其弗克納

據伐齊納子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

邾婁力沛若有餘沛有餘貌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

出也獲且齊出也出外孫也子以其指拍手則接菑也四

獲且也六言俱不得天之正性子以大國壓之壓服也服邾則

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設齊復興與兵來納獲且亦欲服邾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

外孫有貴則皆貴矣時邾婁再娶二雖然獲且也長

邾婁者邾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

實不爾克也如邾婁人言義不可奪也故云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

大其弗克納也大其不以已非奪人之是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

貶曷為貶据趙鞅納蒯瞶不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

與据大其弗克納實與弗克納是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

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楚人殺夏徵舒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楚子也其稱

人何何氏曰据下貶曷為貶据黜舒有罪不與外討也辟

子故貶見之即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

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雖自討其臣下亦不得與也曷為不與据善

為齊誅之實與不言執與討賊同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

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

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

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與齊桓專封同義不書兵者時不伐

季札讓國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

有君有大夫何氏曰据向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据聘

不足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荆人來聘是也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謂也餘

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與并也并季子弱而

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謂曰今若是迨而

與季子國迨起也倉卒意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

弟兄迭為君迭猶更也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

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

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曰

天苟有吳國

猶曰天誠欲有吳國當與賢弟

尚速有悔於子身

尚猶

速疾也悔咎予我也

故謂也死餘祭也立

故迭餘祭

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

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

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

之心惡以已之是揚兄之非

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

爾

不為讓國者僚已得國無所讓

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

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

季子者也不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

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

闔廬謂之長子光專諸

而刺

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

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

弟相殺終身無已也

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為季子殺僚

去之延陵

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

終身不入吳國

不入吳朝既不忍討闔廬義不

可留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

故大其能去以

其不以貧賤苟止故推二事與之

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

其

本不賢

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

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

有君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

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

故降字

季子者所賢也曷

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

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雖君父辭故不足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殺諱于闔廬不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

許世子止弑其君

昭十有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賊未

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據將而止

進藥而藥殺也時悼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死止進藥而藥殺則

曷為加弑焉爾善意也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

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樂正子春魯子弟子以孝名聞復

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

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疾徐貌也言消息得其節止進藥

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失其消息曰許世子止

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止罪葬許悼公是君子

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赦止者免止之罪

辭也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穀梁論隱公不書即位

隱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范氏曰據文公言即位成公志也成

讓相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言隱竟不取為魯君也公君也上言

君下言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相也公互辭讓相正乎

曰不正隱長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

成之何也將以惡相也不明讓者之善則取者之惡不顯其惡相何

也隱將讓而相弑之則相惡矣相弑而隱讓則隱善

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據善無不正春秋貴義而不貴惠

惠謂私惠信道而不信邪信申字古今所用孝子揚父之美不揚

父之惡先君之欲與相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

心以與隱矣終歸之於隱是以正道制邪心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

以與相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兄先後為天之倫次

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隱為世子親受命於惠公為魯君已受之於天王矣

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弟兄於兄是廢天倫

私以國讓是忘君父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鄭伯克段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范氏曰段有徒眾攻之為害必深故謹而

月之鄆鄭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

段之有徒眾也言鄭伯能殺則邦人不能殺矣段鄭知段眾力彊盛唯國君能殺之

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自君以其目

君知其為弟也母弟同母弟也目君謂稱鄭伯段弟也而弗謂弟公

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

甚鄭伯也賤段謂不稱公子公第甚鄭伯謂目君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

之覲心積慮成於殺也雍曰段恃寵驕恣彊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

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惡志欲殺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

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乃至於鄆去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異

卷之三 十一 才茂

於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君殺大然則為鄭伯
夫則不地甚鄭伯之殺弟故謹其地
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此蓋臣子之道所犯在已故可以申兄弟之恩

武氏子來求賻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范氏曰天王使不正者月今無君下稱使故亦略而

書時

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

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

平王之喪在殯

未爵使之非正

也其不言使何也

據相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稱使

無君也

相王在喪

未即位故曰無君

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

求之者非正也

喪事無求而有賻賻

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

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築王姬之館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范氏曰單姓也伯字

單伯者何吾大夫

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

諸侯歲貢士子天子天子親命

之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不言如何也

據僖三十年公

子遂如京師言如

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

師何也曰寡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

固不可受也

禮尊卑不敵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魯相親見弒于齊若天子

命使為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為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禮也于外非禮也外城築之為禮也何主王姬者

必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

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

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

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親迎服祭服者重婚姻也公時有相之喪

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臧孫辰告糴

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國無二

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

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為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

行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

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

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

稅什一宣十五年注詳矣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

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

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會王世子于首止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氏曰惠王之世子名鄭後立為襄王首

戴衛地及以會尊之也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何尊

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

戴

言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他皆放此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

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相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相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常時之宜天子微諸侯不享覲相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

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相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齊人滅項

僖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孰滅之相

公也何以不言相公也

范氏曰据莊十年齊師滅譚稱齊師

為賢者諱

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相公知項之可滅也

知政

昏亂易可滅也

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

霸者存恤鄰國抑彊輔弱義不可滅

人之國

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

始絕其則

得不終於惡邵曰謂疾其初為惡之事不終身疾之善善樂其終樂賢者終其行也邵曰謂

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相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邵曰存亡謂存邪衛繼絕也謂立僖公所以終其善

躋僖公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范氏曰大事之喪未終而吉祭於大廟則其譏自明

也嘗也嘗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

合祭于大祖禘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之主於太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

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

祀也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

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

祖為喻審曰即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辯高宗殷之賢王猶

祭豐于禩以致維維之變然後率脩常禮文公顛倒

祖考固不足多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

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

而行也祖人之始也人之所仰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

秋之義也尊卑有序不可亂也

閭弑吳子餘祭

襄二十九年閭弑吳子餘祭閭門者也寺人也不稱

名姓閭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閭不得君其君也禮

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范氏曰無耻不知臧否不狎敵不適怨

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弑吳子餘祭仇之也怨仇餘祭故弑之

楚子執慶封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

淮夷伐吳

范氏曰衆國之君傾衆悉力以伐彊敵內外之害重故謹而月之定四年伐楚亦月

此其例也執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

封乎吳鐘離

言時殺慶封自于鐘離實不入吳

其不言伐鐘離何也

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

據已絕于齊

爲齊討也

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

者乎

謂與崔杼共弑莊公光

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

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

然皆笑

粲然盛笑貌

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

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

傳例曰稱人以殺大夫爲殺有

罪今殺慶封經不稱人故曰不以弑君之罪罪之

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

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

其斯之謂與遂滅厲遂繼事也

太史公論項羽

吾聞之周生曰

文穎曰周時賢者

舜目蓋重瞳子

尸子曰舜兩眸子是

謂重瞳

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

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為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漢孝景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按七國之事太史公斷以二言曰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蓋高帝封國之過制與孝景君臣更置之失皆見於二言中詞簡而義備非後世史筆之所可及也

論孔子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

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老子申韓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孫武吳起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商鞅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

名於秦有以也夫

穰侯

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

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

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切身徐廣曰切音沒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論平原君虞卿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藺相如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一作慙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屈原賈生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恠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徐廣曰一作爽然自失矣

李斯

李斯以問閭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譏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蒙恬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鄣漸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

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
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韓信

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
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
置萬家余視其母家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
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
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
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李廣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
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
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
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
以諭大也

司馬相如

春秋推見至隱

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易本

隱以之顯

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爲人事乃顯著也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

德逮黎庶

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

小雅譏小已之得

失其流及上

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已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

所言

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淮南衡山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云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班固異姓諸侯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

攝位行政考之于天

師古曰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考之于天知己合天心者也

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尚稷脩仁行義

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

師古曰殺讀曰秦起

襄公章文繆獻

師古曰言秦之初大起於襄公始為諸侯至文公繆公獻公更為章著也

襄公莊公之子文公襄公之子也繆公德公之少子獻公靈公之子也

孝昭嚴稍蠶食

六國

師古曰孝謂孝公也即獻公之子昭謂昭襄王即惠王之子武王之子也嚴謂莊襄王即昭襄王

王之孫孝文王之子也後漢避明帝諱以莊為嚴故漢書姓及謚本莊皆易為嚴也它皆類此蠶食謂漸

吞滅之如蠶食葉也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虜

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

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

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

於五伯師古曰適讀曰謫謫問閭偏於戎狄應劭曰

十五家為閭閭音詹門閭外旋下廕謂之步詹也師古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陳勝吳廣本起閭左之

戍故忽言閭嚮應瘠於謗議服虔曰瘠音慘應劭曰

閭應說非也奮臂大呼天下莫不嚮應嚮應之害更瘠烈於所謗

議也師古曰嚮音響響應者如響之應聲瘠痛也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

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曩時也秦禁謂墮城銷刃箝語燒書之屬是也是以漢云尺土

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

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

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執然也故

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廼以年數

應劭曰譜音補項羽為西楚霸王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王高祖於蜀漢漢元年諸王畢封各就國始受

命之元故以冠表焉張晏曰時天下未定參錯變訖易不可以年紀故列其月五年誅籍乃以年紀焉訖

于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師古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立爵五

五下八

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

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臣瓚曰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為

屬屬有長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師古曰詩載五侯五等諸侯也九伯九州之伯也伯長也

其制曰介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

德惟寧宗子惟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師古曰大雅板之詩也介

善也藩籬也屏蔽也垣墻也翰幹也懷和也俾使也以善人為之藩籬謂封周公康叔於魯衛以太師為

垣牆謂封太公於齊也大邦以為屏蔽謂成國諸侯也大宗以為楨幹謂王之同姓也能和其德則天下

安寧分建宗子則列城堅固城不可使墮壞所以親宗不可使單獨墮壞則畏懼斯至

親賢賢褒表功德師古曰親賢俱建關諸盛衰深根固

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

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師古曰

如山陵之漸平夷謂頽替也至虜院區河洛之間應劭曰院者狹

西迫強秦東有韓魏數見侵暴踣驅不安也師古曰院音於懈反區音區分為二周師古

東西二有逃責之臺被竊缺之言服虔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

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謬臺是也應劭曰竊缺謂出至路邊竊取人缺也師

古曰應說非也缺鉞王者以為威用斬戮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缺鉞無所用之是謂私

竊隱藏然天下謂之共王猶共以為之主彊大弗

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師古曰

也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

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師古曰秦昭襄王五

十一年周初二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孝文王立一年而卒莊襄王立四年而卒子政立二十六年而乃并

天下自號始皇帝是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之兵應

為三十五年無主也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之兵應曰狙伺也因問伺隙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

出兵也狙音若蛆習自任私知姍咲三代盪滅古法師古曰姍竊自號

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云骨肉本根之輔外云尺

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

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執然也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

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謂過其歷也秦以謚法少

恐後世相襲自稱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一迄萬今至

子而亡此之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云

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曰漢封功臣

也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

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

于海為齊趙師古曰大行山名也左轉亦謂自穀泗

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晉灼曰水經云泗水出魯下

流為穀水師古曰奄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文穎

今吳也高帝六年為荆國十年北界淮瀕略廬衡為

淮南師古曰瀕水涯也音頻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

沙鄭氏曰波音陂澤之陂孟康曰亘竟也音古贈反

音被皮反又音彼義反九嶷山疑諸侯比境周市三垂

-11 199 34 903" data-label="Text">

外接胡越謂師古曰此謂相接次也三垂天子自有三

河東郡潁川南陽

師古曰三河河南河內也

自江陵以西至巴

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

侯頤邑其中

師古曰十五郡中又往有列侯公主之邑

而藩國大者夸

州兼郡連城數十

師古曰夸音跨

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

橋枉過其正矣

師古曰橋與矯同枉曲也正曲曰矯言矯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

強盛有失中也

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

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

師古曰晏如安然也

云狂狡之憂卒

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

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

孤橫逆以害身喪國

師古曰睽睽卦九四爻辭曰睽孤見豕負塗睽睽孤乖刺之意

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

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

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

為七

師古曰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也

趙分為六

師古曰謂趙平原真定中

山廣川河間也

梁分為五

師古曰謂梁濟川濟東山陽齊陰也

淮南分為三

師古

曰謂淮南衡山廬江

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

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

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

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

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

官

師古曰謂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武有府宗正博士掾大夫謁者諸官長丞負等也

武有

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

服虔曰仕於諸侯為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侯

也應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

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也設附益之法

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為之

聚斂而附益之義也皆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皆正法而厚於私家也

政事師古曰與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踈

遠師古曰言非始封之君皆其生於帷牆之中不為

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師古

曰謂成哀平皆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

師古曰殫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

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

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

符命漢諸侯王斫角應劭曰斫者頓也角者額

莽漸漬威福日久亦值漢之單弱王侯見莽篡奉

重弑莫敢怨望皆頓角稽首至地而上其璽綬也或廼稱美頌德以求容

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

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

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

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廼平始論功而定封訖

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

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師古曰裁與纔同十是是以

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

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求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

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也厲砥厲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

世之子孫也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師古曰白馬之

盟謂刑白馬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孟康曰唯作元功蕭曹等十八

人位次耳高后乃詔作位次下竟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

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從第一至十八也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

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卞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師古

曰副貳也其列侯功籍已藏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

枝葉稍落也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

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師古曰自倍者謂舊五百戶今者至

千也曹參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侯宗免時有戶二萬三千是為戶口蕃息故也它皆類此富厚

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墮命亡

國或亡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師古

曰孑然獨立貌言無有獨存者至於耗盡也今俗語猶謂無為耗音毛罔亦少密焉故

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詔令有司求

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師古曰庸賣功庸也保可安信也皆賃作者也並受

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

問稍益襄微不絕如綫

晉灼曰綫今線縷字也音先戰反

善乎杜業

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大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

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遘東布章

晉灼曰許慎云遘難行也東古簡字簡少也言今難行封則得繼絕者少若然

此必布聞彰於天下也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

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

孟康曰言人三為衆雖難盡繼取其功尤高者一人繼之

於名為衆矣

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脩曹參周

勅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
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師古曰籍謂名錄也
高紀所云通侯籍也